

他們都曾經聽過這樣的傳說：一名學長在鋸下頭蓋後，突然把它捧在手心上。彼時，眾人仍然圍著敞開的頭顱。大腦黏著有點被割傷的硬腦膜，吸引一陣驚嘆。頭蓋周圍有著不平整的切跡，鋸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粉塵，都是粉塵。灑了一瓢又一瓢水，也無法沉降所有隨鋸刀下切而飛揚的白色粉末，肅穆的眼睛因過敏而流淚。學長捧著被鋸下的頭蓋，濕潤，堅硬。沒人看著他。然後，學長抓起旁邊的解剖刀，以刀柄敲出木魚聲。

——實驗室裡，一顆顆人頭像他轉來，但他沒有停止。直到教授行經、止步，兩人對看許久，學長的手才慢慢垂下，將頭蓋輕放在大體身側。

聽到這則故事時，組長韻如說：好難想像這樣的事會發生，那個學長到底在想什麼。此時，他們站在解剖台旁，韻如放下手中的小剪，按摩連續握刀三小時的手掌。佑想到的則是另一件事：昨晚，聊天室有人傳了圖給他。兩人換成用 Line 聯絡，問身高體重年齡，最後問到想怎麼玩。對方傳了一個連結，佑點開，是一部漫畫。主角是異世界勇士，被綠色的妖精俘虜，刑求。想不到這麼重口味的漫畫都有人畫，佑想。但他更想不到的是，他勃起了，刑求的殘酷程度越來越高。對方似乎知道他正在瀏覽，傳了訊息問，爽嗎。過了幾秒又說：好興奮。佑繼續看下去，看見主角最後在性慾高張的時刻，被斬首。瞬間，佑抽搐了。畫面持續跳動著訊息，爽嗎，爽嗎。

掀開頭蓋，人類頭顱有著複雜山脈，及洞穴。佑放下手中沉甸而潔白的顱骨，碗狀的頭蓋撞出空寂的聲音。他緩靠椅背上，生鏽的椅架與軸承傳出尖銳摩擦。沒人回頭看他。分秒必爭。漆成藍色的講堂，一百七十人還在試圖尋找出路。但佑覺得自己什麼都看不見了，他閉上眼，聽麥克風放大李教授略高而抖的聲音，重疊為粗糙、震動的顆粒。佑知道自己快睡著了。

震動，震動。然後搖撼。  
睜眼，佑看見組長韻如盯著前方頻幕，手持另一頭顱。戴著口罩，她的眼神沒有移動，只說：你的手機。

嗯？  
手機，它一直在震，有訊息。韻如說。  
然後，她就著頭骨，繼續抄寫。

佑掩著手機螢幕，拿起手機。他想，韻如一定全都看到了。似有電流，從末梢、坐骨一路襲來，佑全身抖了一下。署名新手主人 Eason。一道命令：回我。

佑不想回。手機很耗電。他已在手上的塑膠頭骨中迷路，也在教室投影屏幕裡迷路。幕中，一頭銀髮的李教授顫抖握著陳年教具，試圖用探針與投影筆指著什麼。家學淵源與年資讓李教授有如骨學本身。在染成墨藍色的講堂內，傳授骨學如同魔法。一百七十人，手持沈重模型，比劃、碎念，foramen lacerum、foramen spinosum、petrous、全員皆巫，占卜出路。佑問韻如，那三個地方在哪，韻如指向桌面上的一張圖。裂孔，棘孔，岩部。然而中文，並不重要。

韻如說，裂孔在後來會被軟骨蓋住，不會通，但這邊有大岩神經跟深岩神經會合——  
手機持續在桌面暴躁震動。Eason 問，在忙？  
佑邊把手機放進口袋，一邊問：那個神經是幹嘛的？

韻如聳肩，嘆氣：同學，你要唸書耶。

李教授輕聲說：各位，這就是前顛窩中顛窩的地形。有些洞塑膠的沒有，但我這顆，全都有。眾人轉頭盯著端坐的李教授。那顆陳舊泛黃的頭骨，有些部分已有棕灰斑。

——那是一顆真的頭骨。

李教授把頭骨放回鏡頭前，空洞眼窩被放大。洞裡是深邃的黑。

這些孔洞，都有神經和血管在這邊聚集，或是通過，等等你們就知道了。李教授繼續：會突然熊熊很多東西要背，快開始念吧。不然，會迷路。

隔著口罩，佑看不出他不是冷笑。

手機在褲襠內跳動。

有人舉手：這顆頭骨，多久了？

很久。比你久，比這裡還久。七十歲的李教授低吟：也遠比我還老很多。

頭骨坐鎮實驗室。空洞的眼睛，脆弱的內緣。大體老師身上，沒有任何部位會滯留超過一年，之後皆須縫合後禮敬、火化。標本則久不更替，沒人知道它們從哪來。實驗室裡有真人標本與骨頭並不奇怪，但佑忍不住多看幾眼。一具比白髮蒼蒼的李教授還老的頭骨，且只剩頭骨，就像某種暴行的見證者。

解剖台緩升，濕潤白布裹住身體。整間實驗室，所有人體都被白布裹著，無論生者，無論死者。佑扯了一下白色實驗袍的肩線。他的實驗袍很合身，布料厚實。韻如看著他說，也太乾淨了吧，偷懶。佑聳肩。韻如的實驗袍上有明顯棕色漬痕，他們都懶得去想究竟是沾到什麼。粉色漬痕則是石炭酸。每次將身體包回白布、降回解剖台深處時，他們會拿澆花器，澆灌石炭酸。石炭酸匯集成流，在夾板間發出滴漏聲。佑戴上手套，翻開白布，褪至鎖骨。大體老師臉上，附著一片濕重的毛巾。其下是張老人的臉。那張臉留下壓痕，鼻尖由於曾在解剖台上趴臥而被壓成平面。他們許久沒見到這張臉，儘管他們已解剖背部掏空胸腔，穿透腋窩與手臂。

韻如取來麥克筆說，開始吧。

佑在老人臉上劃下第一筆，那是翻開頭皮臉面的起點。麥克筆沒留下任何痕跡。

畫太輕了，韻如說。而且老師的臉太濕了。

口袋裡手機又在震動。

韻如問，你真的不回訊息嗎，傳訊息給你的人很可憐誼。

危險。佑怔住。他希望韻如沒看到「新手主人 Eason」的署名。然後他舉起手。紫手套上，油脂與福馬林殘液閃閃發光。他說，我們在上刀。

四人一起剝頭皮其實有點擠。韻如說，你可以等一下再上呀。

佑點頭，脫手套。同時，韻如對休息桌的組員說：我頭髮垂到眼睛前面了，能幫我撥一下嗎？

佑出實驗室。手機電量不足一半。室內收訊恆常不穩，訊息有進不出，甚至傳不進來。此地被充分隱蔽。他沿實驗室外漫長的走廊，等訊號再次滿格，冷風迎面灌來。寒顫，他讀到 Eason 說：幹，回我。然後是：賤奴，今天晚上，來不來？

佑閉眼，暗自慶幸韻如沒看到這則。訊息還有張照片，他點開後迅速關上，手機放回口袋，血脈賁張。

餘悸與血性持續，讓他須特別留意動作是否細緻，就連捧觀頭顱都頗有壓力。他第一次這麼近地端詳這具頭顱。頭顱除了斑紋與殘缺外，對他們而言，再無意義，再無個性。佑捧起那顆頭顱。好輕。比塑膠還輕。

小心，李教授說。有些地方已經很脆了，會剝落。

實驗室裡的頭骨都從哪裡來呀？韻如問。利用休息空檔，她也來辨認頭骨地形。

這是商業機密呵。不過有從印度來，有從東歐。李教授的眼睛眯成月彎：以前也聽說過，有台北的學生跑去六張犁公墓挖死人骨頭，因為很近。

那這顆呢，韻如問，是怎麼得到的？

李教授從佑手中接過頭骨。他說，這，是我父親用過的頭。但我父親也沒見過頭骨的主人，只是他能從這骨頭，讀出很多文章。

什麼文章？

例如，李教授說，他可以看出頭骨是哪種人。這是他以前工作的學校留下的頭骨，原住民的骨頭，當然現在很多人都說是偽科學啦。

眾所周知，教授的父親在帝國大學求學，台大任教。

這是在南投得到的頭骨，我父親的老師得到的，日本時代，主人是女性。李教授說：我父親以前講過是哪族人的頭骨，但我老了，忘了，也看不出來。

——他們聽見後方傳來竊笑的、羞辱的耳語。

韻如皺眉。佑記得韻如曾差點憤而在系上唱歌比賽唱 Panai（流浪記），當時他問韻如為什麼想唱這首歌，是不是因為她是哪族人。此時，佑發現自己連 Panai 來自哪裡都不清楚。韻如答，不是。然後她又說：系上有同學聽到那種話可能會受傷。佑說，可是我們這屆沒有吧？那時韻如盯入他的眼睛說，這不是重點。

但這次韻如保持沈默。累了，她捧起頭骨，似乎在尋找什麼線索，關於頭骨會記得的事。

我拿放大鏡找過了，妳看。李教授說，枕骨這邊有砍剝的痕跡。

那是暴力的痕跡。

韻如的手撫過頭蓋，突然停住。佑懷疑她究竟還摸到什麼。

韻如問，所以，她是怎麼死的？

已經沒人知道了。李教授輕聲說，像是毫不在意：也已經沒人知道之後又發生什麼，才讓她現在在這，但我父親說過，這頭是被砍下來的。不是去撿骨來的，是砍下來的。

是出草嗎，韻如問。

李教授拖長氣音，思考後說，不知道。日本人會斬首啊。

像要確認其中沒有神靈或幽魂停棲，李教授輕輕掀開頭蓋骨，深邃眼窩被光線刺穿。從此，再無幽冥，再無閻影。即使有暴力的痕跡。這是一顆沒有故事，沒有歷史的頭骨。

但不是所有疼痛都深可見骨。

有時佑也不確定疼痛到底是什麼。下課前，他的動作太匆忙，手臂撞到解剖台邊角，頓時一陣酸麻。那是難以形容的狀態，像繃緊的鐵弦顫動，抖出細碎的光。而後，感覺回歸。他不确定那回歸的感覺，算不算一種痛覺。日常中他早已遺忘痛覺是什麼。佑重新戴上手套，將布裹回身體。被拉開的布似乎縮短，需重新拉扯。抵抗一具身體的重量，有時也如此困難。隔手套他可以感覺到大陸老師與白布傳來濕潤冷涼的觸感。好冰，好硬。他抖了一下白布。

然後，一片薄籤，被抖落在解剖台上。

組員們面面相覷。解剖完成時，所有被剝離的脂肪、結締組織、器官都被放在台下的桶內，沒有任何東西應該存在大陸老師身外。他們看著那片薄籤，驚呼。韻如問，是從哪裡掉出來的？

佑聳肩。

他們靠近，端詳已經灰白、乾癟的薄籤，雖萎縮成平面，但可以看出一絲絲纖維。是一條肌腱。這樣長而扁的肌腱，必來自前臂。有組員錯把它的頭尾，都截斷了。沒有人承認。

韻如嘆了口氣，這樣明年縫合時放得回去嗎。佑翻開白布，掀起前臂皮膚，底下條條棕灰色線路浮起，神經，肌肉，血管，變得鬆散而無序。他把那條肌腱輕輕夾回去。那是掌長肌的肌腱。要把皮膚蓋回並不容易，邊緣有些捲起。大陸老師手腕上，纏著紅色尼龍繩。兩側都有。佑把手腕的皮膚拉緊，壓在尼龍繩下。過了一個月，尼龍繩看起來已有些殘破。手腕附近的皮膚，留下紅繩輕微的壓痕。走出實驗室，他重新讀起 Eason 的訊息，裡有地址。十一月，冷風漸強，佑揉著眼睛，覺得揉出沙粒，每走一步都是疲倦。風吹在眼睛上。這是一種痛覺嗎，佑不知道。

Eason 的家住在台北車站附近，一條中國郡縣的路名，路名構成一幅市區的形態學。指認，背誦，追深，定位，佑覺得這些事都是一樣的。但他是路癡。而頭骨裡的一切，他也還沒背起來。耗盡電力，從車站附近走到那條路上，始終走不到地圖顯示的地點，只好開始查看門牌號碼。迷路了。最後他在紅色的鐵門前停住。此地充滿紅色的老式鐵門。他站在那裡，思忖是要按門鈴還是傳訊息告訴未曾謀面的 Eason。他停在那裡，再次懷疑自己為何站在這裡。突然，有人重重拍了佑的肩膀，他瞬間感覺到危險。佑回頭，一個戴著布口罩、理平頭的高大男人站在身後。

上樓。穿黑短袖的 Eason 簡短地下令。

Eason 拉開床底紙箱時，佑站在靠門牆角，看天花板上黑色斑塊。是霉。四壁間物品單純，就是床、衣櫃、桌子，沒了。好像套房的主人只是慌忙遷入，又準備草草出徙，這裡只是短暫停泊的空間。空氣瀰漫廉價沐浴乳氣味，讓佑想起下課前，實驗室瀰漫著酒精、洗手乳、福馬林、油脂揉和的味道。

Eason 蹲在床邊，背對佑說：之前只在網路上聊過，要不要再多聊聊。還是不用？佑沒回答。

說話呀，Eason 說。怎樣，現在反而害羞了？

佑搖頭。他不確定自己為何講不出話，可能是疲倦，也許是羞恥。同時，他勃起了。

儘管被不讀不回一整天，現實的 Eason 仍相當有禮。但這麼紳士，反而讓佑不知所措。他突然意識到此刻自己只想被命令，被擺佈。一整天動腦又動手，他累了。

要不要坐下？Eason 說，反正我們有很多時間。

佑放下背包，緩緩坐下，默念：不，其實我們沒很多時間，至少我沒有。他看 Eason 羅列出一整排玩具，問：你真的是新手嗎？

Eason 把紅色棉繩解開，放在皮革拍板旁，然後說，嗯啊，你呢？

我也是。佑小心翼翼地觀察，不太確定自己期待什麼。被騙固然沒安全感，但誠實很無聊。

你 21 歲？在上學？Eason 說，我都快 30 了。所以，想玩什麼？

佑聳肩。

Eason 手持口球，手中磋磨，說：你嘴巴都還沒被塞起來就變啞巴喔。

佑看著那顆紅球，及其上的黑扣帶。他說，都可以。隨便。

Eason 挑眉：真的都可以？

佑覺喉嚨乾澀。他其實不知道。他想起幾百種，事情可能無法挽回的方式，但他選擇信任。佑盯著 Eason 手上的口球，戴上，就失去任何足以暫停一切的詞彙了，只剩主人對掙扎與呻吟聲的認知。佑感到危險，他不可避免地想到那部漫畫。他知道自己該問 Eason 都怎玩。但話到嘴邊，佑放棄。他知道無論 Eason 回答什麼，他都會接受。就算分毫遲疑，Eason 只要說，別擔心，很安全，佑就會點頭。那瞬間，他知道一切都是註定。

於是佑點頭：嗯，都可以。

Eason 說，你好瘦。佑看著 Eason 彎起的眼睛，閃爍著光。那一刻，他意識到自己的身體，竟然能被慾望。脫下底褲時，陰莖彈跳出來，佑的臉微紅，但 Eason 沒再多說，只是看佑背過身，摺好衣服，疊在背包上。

你的背包看起來好重，Eason 說。他走過去，拎起佑的背包和衣物。佑想提醒他背包沒扣上，但已經來不及。背包裡的東西撒落一地。塑膠頭骨在地面上敲出空洞巨響。佑的眼睛眨了一下，教具頭骨價格不低。

頭骨摔在地上，分成兩半：頭蓋骨，以及下半頭骨。碗狀的頭蓋骨在地上旋轉幾圈。Eason 蹲下，拾起頭骨，表情先是困惑，然後敬畏。他雙手端著頭骨，看見頭蓋骨下方的磁鐵，然後輕輕合上。你幹嘛帶著這個啦，Eason 緊張地問。他在書桌上清出一個空位，安放頭骨。頭骨空洞的眼正對著床，佑盯著頭骨。只要想到全程都像被那顆頭骨監看著，便覺詭異。它的在場要求佑嚴肅、純良地面對頭骨的靜穆。

上課要用，佑小聲說。

什麼課？Eason 問。骨頭欸，醫學院喔。

佑沒有回答。

哇，Eason 說，難怪。難怪那麼忙。

佑發覺自己漸漸遠離 Eason，縮回門口牆角，背觸碰到冰冷塑膠門和簡陋門把，瑟縮了一下。此刻他無比赤裸，無論是身體，還是身份。

不用怕嘛。Eason 說，你都來了，而且我又不會很暴力。不會流血。

佑點頭。Eason 問，要不要沖澡？

Eason 的熱水器只能存 15 分鐘熱水，佑不想度過尷尬的 15 分鐘。他淋了幾分鐘冷水，水滴噴濺在一旁馬桶上，整間浴室與洗手間變得濕冷。佑微微發抖，走出浴室。Eason 突然從門板邊冒出，繞到佑身後。Eason 已脫上衣，蒼白而凸出的腹部在佑背上摩擦，先是涼意，然後滾燙。佑再次感覺兩人身形的差距。他低頭，看見 Eason 雙手覆蓋出他的肚腹，他的胸口，一路撫摸向上。Eason 的手停在胸前，搔癢乳頭，佑耳內一陣熱流。Eason 的舌頭深入，舔舐。佑瞬間想抵抗，他們沒有說好要這樣做——但耳尖的酥麻感傳遍全身，他想起自己說過都可以。最後，他只用氣音說：我怕痛。他不确定 Eason 有無聽見。紅球撲來，塞住他的嘴。佑突覺胸腹一陣劇烈翻攪。接著是黑色膠帶，覆蓋他的眼睛。耳邊，Eason 說：我會狠狠玩你。

佑感覺自己被扔到床上，手已經被銜住。Eason 在他背後，用那條紅色綿繩，繞過他的胸前。佑知道觸覺也沒辦法讓他知道自己正如何被網綁，胸口有微微的緊繃感。他想到自己在許多夜裡看過的照片，鮮紅的繩子吊住肉身，龜甲紋路繃緊出一格格皮肉。繩有點緊，佑動不了。他的手、後頸與胸背被繩子繞過，雙足固定在床的兩腳，仰臥著。壓迫但不窒息，繩結沒有經過總頸動脈。但佑覺得手開始有點發麻。他知道這是什麼感覺，繩子跨過他的腋下，壓住臂神經叢。他想起那些背誦過的神經血管，尺與橈，肱與臂。每一部都被細細切過，以刀與小剪剝除脂肪與細微筋膜。而此刻，他自己身上的神經，正被壓著。黑色膠帶封住眼睛。已經沒有任何接觸，能被預知了。

Eason 坐下，床發出咿啞聲，下陷。他的手撫過佑的陰莖，那是隻粗糙、有繭的手。佑抖了一下。Eason 朝佑的陰莖拍打，說，很硬嘛。陰莖被下壓，再彈回。此刻，他感覺非常無助。一條冰冷的鎖鏈，輕輕落在他的下腹，又被拾起。他感覺 Eason 在他身側微微前傾，靠近他的上半身。然後，佑的乳頭一陣劇痛。是一條鏈夾。Eason 挑動著兩夾間鐵鍊，發出鈴鐺聲，直至兩夾緊繃。佑忍不住叫出來。Eason 說，會痛吧，很痛吧。可是，你越痛越硬欸。

痛嗎，爽嗎。Eason 持續挑緊乳夾的鏈子，然後說：我很喜歡看別人痛的样子。

佑吞口水。球塞在嘴裡，他怕自己噎到。他想著乳頭被夾緊的樣子，覺得痛，且興奮。他還想到另一件事：乳腺，其實是汗腺的一種。解剖時，韻如在老師的乳頭旁畫了一圈，沿線開始翻皮、解剖，動作靈巧，俐落。為了要解剖更深層的胸肌，佑遵照指示，輕輕拉住乳暈部位，繃緊韌帶，然後用解剖刀柄底，剝出脂肪。然後手指伸入，將乳頭與下方深筋膜分開。再深，就是胸大肌了。佑感覺自己正被解剖，被觀看。又或者，他們曾對沒有知覺的人施以酷刑。他隨即試圖抹殺這種想法，並覺自己噁心，邪惡。但他做不到，只覺得痛。

佑不确定是什麼抽打在胸口。現在他只能用力抵抗衝擊，同時恐懼。他想起解剖台上，大體老師枯瘦的身體，他們以刀械探勘，丈量胸腔深度。佑記得左邊的總頸動脈，是他挖出來的。胸大肌

與小肌之間，夾著神經血管。他不知道何等外力才足以傷害。

——並不是所有疼痛都深可見骨。暴力也是。

佑不確定 Eason 抽打了他幾下。總之，Eason 把什麼丟在他肚子上，起身離開床頭。那是一條冰涼的皮帶。他聽見 Eason 繞過床頭，在另一邊重拾皮帶，重重甩在他的皮肉上。這是最後一下了。鎖骨附近一陣刺痛，佑全身蜷縮起來，悶聲嚎叫。他很確定這會留下痕跡。

痛。在 Eason 扯動鎖鏈並撫觸過他充血敏感的胸腹時，佑想起來，痛並不是比較強的觸覺。當 Eason 撫觸他的皮膚時，皮下各型態的受器傳輸處覺的訊息。而痛覺，那一鞭一鞭的痛覺，則由更簡單的游離神經末梢傳輸。該路徑也傳送溫覺。

——沒必要在玩主奴時，還堅持要當知識的主體。

Eason 開關抽屜，低聲說：抱歉低溫蠟燭沒了，忍著點。

佑努力點頭。頭手相牽，他覺得這點頭可能根本看不出來。但 Eason 似也沒要徵求答案或允准的意思，佑聽見打火機的聲音，然後靜默。是香氣蠟燭，房間頓時湧起青蘋果的氣味。接著，蠟油就一滴、一滴落向他的下腹，與下體。

你真的是越痛越硬吶。Eason 說。

然後，他手沾潤滑液，間歇套弄佑的陰莖，直至射精。

把佑的口腔取下後，Eason 勃起的陰莖取而代之。一股沐浴乳味傳來，佑努力藏著牙齒，嘴成拱形。同時，鞭子仍打在身上，Eason 會不時抽出陰莖，拷問鞭打處的鄰近動脈。佑想著被解剖的身體，答不出任何一個名字。

Eason 很快就高潮，他解釋，已經好幾天沒自慰了。Eason 緩緩撕下那張黑膠帶，光線瞬間刺眼。然後是乳夾，取下的幾分鐘內，比夾住時更痛。佑看著自己的身體，精液、蠟油、鞭痕覆蓋的大地。

他緩緩站起，頭有點暈，手全然痠麻，連打開浴室的門都難。淋著冷水，他看著鏡中的自己，臉上有著殘膠，胸口與手臂有清楚繩痕。他用食指輕輕滑過繩痕，清晰印記也有清晰觸感。連同鎖骨到頸上的鞭痕，無比情色。

佑穿衣服時，Eason 問，爽嗎。佑點頭。

——我剛有拍照，Eason 說。要傳給你嗎？

佑看著 Eason，說不出話。

不會外傳啦，你臉被貼滿了也看不出來。Eason 說著，拿出手機說，來。

Eason 把玩具與繩子放到桌上，掃出一個空間。結果，也掃落了頭骨。頭骨落地，應聲又成兩半。Eason 把頭骨拾起，再次合上後說，它掉牙了。

佑聳肩。

Eason 說，欸，頭骨再借我一下。Eason 輕佻地幫頭骨開嘴，把剛才綁過佑的紅繩繞過上下顎間，捲成線圈收納。然後，Eason 拋接著沈重的頭骨，用指節輕敲，然後說：聽起來好像木魚喔。

佑接過頭骨。剛才那一摔，似乎把這顆沈重的頭骨變輕了。

你們都用那東西學什麼？Eason 問。

記名字，認構造。佑說。

所以我隨便指，你都叫得出名字？每一寸都有名字？Eason 再次取過頭顱，指一橢圓洞口。卵圓孔，佑說。Foramen ovale。

Eason 指向顱底大洞。佑說，枕骨大孔，Foramen magnum。

厲害欸，那這個呢。Eason 指著卵圓孔附近的洞。佑搖頭，說背不起來。

我超不會背東西的，哈哈。Eason 說，背不出來，零分欸。

他打了佑的臀部，說：下次你要背給我聽。

唸書很累吼？Eason 戳著佑頸上的傷說：看來，我們都累積了不少壓力呢。

離開前，Eason 問，這種模型頭骨都是怎麼做出來的。佑說不知道，應該有模具吧。Eason 說，我以為應該會從某個人的骨頭翻模翻下來，哈哈。如果真有被當成模具的頭骨，會是哪來的？會是偷來的？還是砍來的？Eason 說，聽起來很暴力，哈。

沈默。然後 Eason 說，我們之前用的那個聊天室，有人在裡面傳了哥布林妖精砍人頭的漫畫，超重口味的，我嚇死，很敢畫誼。

佑聳肩後說，我也收到過。靜了幾秒，他又說：很可怕。

可是看起來很爽欸。Eason 說。（他當然不只說了這些）

佑的臉僵住。

Eason 說，沒啦，開玩笑的，幹嘛認真。

沈默。

佑深呼吸。他問，你覺得有快感的部分，是砍人還是被砍？

Eason 勉強笑了一下。看這種東西，不用想那麼多啦。爽就好。

已是凌晨。他想，如果韻如知道他跟一個把血腥情色漫畫比為 XXX 的人約砲，一定會跟他絕交。他覺得很愧疚，但不知道是對誰愧疚。他在門口看著 Eason 與窄小的房間。確實一切可能都始自陰蔽，始自慾望。慾望是沒有理由與目的的，卻也只有慾望得以連結一切。

再見，他說。但他不確定自己是否還會再來。他希望這次痛覺足夠讓他冷靜。

直到清晨前都沒車班，他在車站附近的速食店讀明天的解剖進度，一旁經過的零星老人皆側目，原本想在他身旁的長椅上睡覺的人也在幾分鐘後決定換位。他的螢幕上是真人照片圖譜，被剖



開的頸部。徂狀的肌肉與血管使頭頸像是巨樹立在人體的山頂，發展出複雜的根系。那是無法輕易創斬的。

隔天佑身上的一切都充滿嫌疑：頸上的傷，黑眼圈，及頭骨斷齒。

你室友說你昨天晚上不在耶，韻如問：去哪？

去北車，佑說。然後他想起，韻如不是台北人，也很少去台北。上次去車站已經是幾年前的音樂節，她只在車站附近繞了幾圈，還特地去白天的二二八，看 Panai 在那的帳篷。

韻如問：你去那幹嘛？

韻如指著頸部，狐疑地看著他。

佑低頭，看見一條紅痕。他聳肩。

今天的工序，是點頭。點頭是一個輕描淡寫的詞彙。韻如確認脊椎骨的位置後說，就是這裡了。佑拿著鑿子，看著大體的背脊與後頸。韻如說，就是這邊沒錯。

佑無法形容那是什麼觸感，寰枕關節強烈抵抗著他的施力。在整學期的第一週，他們就讀過脊椎的構造，也看過圖譜上畫的關節，韌帶勾連而強韌。此刻，他正與之相抗。鑿子偏離，向左下鑿去，撞在解剖台上，發出巨響。他重新拿起鑿子，手正在抖。然後，繼續敲。

——頭顱就這樣輕輕垂了下來。

待老師的頭頸又被切分成左右兩部後，鼻腔、鼻竇、咽喉都攤在解剖燈下。身後則可見粘膜下咽喉肌肉與聲帶。頭與脊椎已分離。比起點頭，更像垂頭。

在實驗室，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任務。兩個組員對著平時盛放器械的腎形盤，以細剪試圖分離什麼。盛在盤中，是帶著數條神經的眼球。

找神經，組長韻如指揮道：檢查表上還有兩條鼻中隔上的神經要找。要找鼻顎跟篩前神經，應該都藏在鼻中隔這側。韻如說，很細。交給你了。

佑看著那一片灰色的鼻中隔，感到絕望。他只能一點一點剝除粘膜。

他的手一直在抖。

你們燈都沒照到要做的東西。李教授說著，調整手術燈位，射向中隔。李教授說：你們都不覺得這樣眼前一片黑暗嗎？

老師，我們覺得這一學期都一片黑暗。

呵呵，過了就好。過了就會好的。李教授說。然後他顫抖地指著大體老師胸頸處，被清理出來的血管。他說，燈一直照同個地方，老師就燒焦了。位置很重要。不要燒焦。

——原來燈足使老師燒焦。他想到那晚滴在身上的蠟燭，這讓他瞬覺難以面對眼前身體，心存雜念與不敬。

將近下課，佑在鼻中隔還是一無所獲。韻如接過刀械，接替下手。

佑靠過去，兩手靠在台邊。他知道自己該開口說些什麼。

韻如急躁地說，怎樣。

佑聳肩。

韻如看著他，手用力一抖。利刃彈起，劃破手套。韻如說，我不想再換了。她示意佑找來黑色膠帶，封住破口。她深吸一口氣，繼續刮粘膜。幾秒後，她停下來，再吸一口氣。

妳還好嗎？佑問。韻如閉上眼睛脫下手套。她流血了。

被解剖刀劃傷都須送醫，李教授開車送她過去。看著血，李教授碎念著幾十年教書生涯中遇過的實驗室慘案，韻如面色蒼白，但還是努力回話。他說，以前的學者們熱衷於搜集頭骨，防腐，測量，登記，學者跑到部落裡偷，或派警察去挖。在法國，居維葉被尊為停屍間的大師。在法國，還有黑色的維納斯，一個死後腦與性器被切下來的，來自南非的女人。佑看見韻如的表情，逐漸僵掉。李教授逐漸找不到新話題，又繞回以前講過的奇聞軼事，提到各種挖骨頭鬼故事時，李教授笑著說：以前有段時間，塑膠的還比真的骨頭貴啊。

說到骨頭，韻如說，我摸過她的頭蓋骨。

佑想了一下才知道她在說誰。他說，大家都摸過吧。

韻如說，不是那種摸。是要很仔細地摸。李教授不是說過，那是一顆原住民的頭骨嗎，只是他根本不在乎那是哪一族，不在乎她是誰。沒人在乎，反正頭不是自己親手砍回來的。韻如說：但如果你很仔細摸就會發現，那頭骨的前面，大概額骨吧，能摸到清楚的凹陷。

韻如說，那是我們唯一能夠知道，與記得的方式了。

再一次見面時，Eason 把玩著那顆頭骨，抽問種種名稱。這次他們約在車站附近的旅館。Eason 說，他的房間在漏水。佑感到荒唐，就算他胡謔拉丁文，Eason 也分不出來。甚至 Eason 不知道，頭骨其實已經考完。當佑在期中跑台考時看到李教授的南投頭骨擺在那，以電線穿過他根本不認得的孔洞時，就知道自己完了。

在淋浴間，他想起試後，曾細細摸過那個頭骨的凹陷，和顱後的斬首剝砍痕。他想起一件事：在上個世紀末，希伯來大學進行了一場實驗，讓斬首後的懷孕母羊順利產下小羊。這或許是一種，最褻瀆的聯想方式了。他想像在暴力發生之前是什麼，似乎只能是暴力。但額骨的凹陷是如此柔和，那是一種重力的日夜積累，以頭荷物所留下的痕跡。那是存活的證明。撫觸彷彿真的能召喚出故事，但那都只是臆測。他試著去想像，她的頭顱如何被削去，以她的眼睛看，或以眼睛看著她；漫畫裡的綠色妖精湧現，又被他驅除。被慾力奪去頭顱的身體抽搐，顫動，但未能生產出什麼。她絕無快感，也無後嗣。他在這片刻的想像裡再次凌虐了他不能凌虐的人。他承認卻也不能承認。在模糊的面貌與其他一切蒙昧中，所有未來都是難產的。

燈突然暗下。他以為這是 Eason 的新招，但幾秒後，燈亮，再幾秒，抽風機啟動。走出浴室，一切如預期地發生。當 Eason 以鐵夾折磨他的陰莖時，佑想起他們解剖陰莖時，其他來參觀的組員

訕笑道：你們老師的屁，好大。

韻如白眼。上一次她白眼，是聽到另一位教授說：各位同學，請把握對女性大體老師陰道內診的機會，各位以後若不是婦科醫生，大概再也沒機會了。

當然實驗室不是只有男生，但此時此刻他們只盯著這具男身。佑看著那條陰莖，真的很大，但讓他反胃。他不确定反胃的是看著大體聯想性慾的自己，還是那老化且久經浸泡的灰色器官。他痛恨在此時投射、回想大體老師身體的自己。

陰莖在幾天後被解剖成左右兩半，睪丸被切割，剝膜。嘶，負責的同學說，感覺好痛。

在疼痛中他想，也許下次真就不再來，不再見。他知道這都只是現在的以為。一切總在信任與不信任間擺盪，他要相信 Eason 的誠實與安全，但又期待意料之外。意料之外，才是真正刺激。

例如恐懼。

佑不能呼吸。他聽見膠帶聲，然後東西覆蓋鼻子。佑憋氣，開始數秒。再憋不住，他大口吸氣，卻只感到膠帶緊繃。於是他開始劇烈掙扎，出聲。但求救聲在膠帶阻隔下成微弱沉悶的低音。在扭動最劇烈的時刻，Eason 撕開膠帶。空氣流入，他重獲呼吸。

——他第一次感覺到何謂窒息。

Eason 問他，等一下，要不要玩野裸調教。去公園。

佑搖頭。他沒辦法開口說，期末考快到了，沒空。

Eason 再次貼上膠帶，這次有類似汽油的味道。

佑掙扎。Eason 說，別怕，是 Rush，聞了會爽。

Eason 說，野裸調教訣竅，不能穿底褲，不能穿內衣，上衣最好就一件穿脫方便的夾克。因此他拿走佑的衣物，叫佑把不必要的東西留下。Eason 把玩著那顆塞不進背包的塑膠頭骨，令佑先出發。佑說，那顆頭骨很貴。Eason 說，不用怕啦，我會幫你帶著，你先去。

去哪？

二二八呀，Eason 說。我退房，很快就到。

然後，他扔一小瓶分裝 Rush 說，想吸自己吸，不用太多。

這不違法啦，Eason 補充。

一人在午夜路上，佑想，他其實可以離開。但他還是打開手機地圖，搜尋和平紀念公園。圖上，公園與中正紀念堂、台大醫院、總統府一一出現，包圍他的目的地，等他踏入被監視的陷阱。他才了解自己站在什麼樣的地方，重新認識這座城。站在公園裡，他的手機快沒電了，只能關閉地圖。公園裡好安靜，只剩下晚班公車略過公園城牆外的聲音。湖上的涼亭有人，到處都有人。黑暗中，人的眼睛不會發亮。遊園迷路，他站在博物館旁的黃氏節孝坊，那裡有午夜僅剩的路燈。站在

貞節牌坊前，他感到違和，且諷刺。

Eason 抵達，帶他到公園另側，穿樹林，草叢，跟一群看起來毫不知情的人擦身而過。他看見帳篷標語，是著名的 Panai 的帳篷，他忘記確切是在多久以前，韻如曾經跟他說，那帳篷已經超過九百多天了。不遠的天，紀念碑尖頂刺向天空，夜裏，形成特別有稜角的巨大陰影。無數人與物，共在此一空間。在此，佑覺得自己像是一種褻瀆。

Eason 說，看夠了沒，是沒看過呀。他們走到博物館後。有人。Eason 說，很多人對吧，大家都是圈內人。Eason 再次撕膠帶，遮住佑的眼睛。他說，我會守好。今天的調教就是野裸，在這誰摸你你都不能抵抗。

佑點頭。

他聽見緩慢的腳步聲，群人靠近，像是深海鯊魚以壺腹偵查可疑的電流。有人繞過他，出現在身後。Eason 把東西放下，堆在他身邊，他感覺到那顆頭骨被裝在塑膠袋裡，冰冷而光滑的弧面貼在身側。全身都被夾擊，這一刻，他感覺自己的身體是可慾的。不知哪來潤滑液滑到股間，逐漸舒張，產生快感。他感覺有人試圖進入他。他試圖抵抗，但身後人仍磨蹭。佑更確定身後人沒戴保險套。瞬間他想，不安全其實也沒關係，危險讓人興奮。他懷疑是吸了 Rush 的緣故。他聽見有人在用手機拍照。羞恥與暴力共構慾力，不能被看見，卻又冒著被看見的風險，貼近傷害卻又不能被傷害。

突然，所有人動作停止。接著急促腳步聲逃竄。Eason 說，快穿上，警察。是警察。等他勉強穿衣服扯膠帶，手電筒已照向他。警察笑吟吟：在玩什麼遊戲呀，怎麼我們一來就全跑了？他們盯著佑臉上的膠痕，查了身份證。佑環顧四周，抓住他的背包，然後發現 Eason 沒把那幾件衣物留下。頭骨還在，放在透明塑膠袋裡。

Eason 不見蹤影。

佑低聲說，幹。

慾望的濾鏡褪下。此刻他衣衫不整，被手電筒照得刺眼。光線轉而聚集在他手中的頭骨，他隱約看見警察皺起眉頭。臨檢的警察說：等一下，你的袋子，我們想檢查一下有沒有藥。佑想起那瓶 Rush。他不能被留下。他不想變成謠言的中心。一百七十人的實驗室，故事很快會傳開。佑拔腿狂奔，竄出公園。股間濕潤，他不知道剛才是否真有被體液射入。延城牆行走，燈下圍旁，一名婦女在和兩個年輕人說話。人們持續從二二八公園流出，漆黑的臉變得清晰。是 Panai。佑想，韻如也許會很希望自己在這裡吧，也許有一天他們會在白天重新來到這裡，以一種更好的方式重新認識，重新想像，重新承認。趁警察還沒從公園裡追出來，人們在入口四散，狂奔。綠燈，佑衝到對面。一名對向的路人看見衣衫不整的他手持頭骨狂奔，放聲尖叫。遠遠地，他看見有慌張的人喘著氣，向停駐的三人詢問前往車站的方向。那是一個老人。此時，警察冒出城牆。三人不慌不忙地向陌生的路人們微笑，指著身後路：一路走過去，到底就是了。